

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曾直¹ 李可¹ 康健¹ 张天成² 张福兰²

1.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体育教研室 湖南 416000; 2.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贫困地区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欺凌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湘西地区 1 241 名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人口学基本特征、健康相关行为及遭受校园欺凌情况。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各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结果 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为 41.82%,其中留守学生的报告率(45.05%)高于非留守学生(39.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2 = 4.29, P < 0.05$)。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父母关系好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OR 值分别为 0.55, 0.47),生源地为农村、5 年高职、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OR 值分别为 1.93, 2.57, 2.51, 3.95, 4.73); 与母亲关系好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OR = 0.40$),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OR 值分别为 1.86, 2.32, 3.81) (P 值均 < 0.05)。结论 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不容乐观,留守学生的报告率高于非留守学生,且受不同因素影响。应尽快开展政府、学校、家庭三方共同干预措施。

【关键词】 暴力;精神卫生;回归分析;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717.8 G 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03-0371-04

School bully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ZENG Zhi^{*}, LI Ke, KANG Jiang, ZHANG Tiancheng, ZHANG Fulan.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asic Courses, Xiangxi Nation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gxi(416000) Hu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left-behind and non left-behind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western Huna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ampus bully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 241 student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Xiangxi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rvey include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and school bullying. Associated factors were compared among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school bullying by using the χ^2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reported rate of school bully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as 41.82%. The reported rate of left-behind students (45.05%)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left-behind students (39.2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i^2 = 4.29, P < 0.05$). Multivariat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male students and good parental relationship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chool bullying among left-behind students ($OR = 0.55, 0.47$). While rural students, 5 years of senior vocational, smoking, drinking, and game addiction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chool bullying among left-behind students ($OR = 1.93, 2.57, 2.51, 3.95, 4.73$);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s was associated with less school bullying ($OR = 0.40$), while smoke, drinking and game addic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school bullying among non left-behind students ($OR = 1.86, 2.32, 3.81$) ($P < 0.05$). **Conclusion** School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western Hunan is highly prevalent. The reporting rate among left-behind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left-behind students. Due to different factors, joi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by government, schools and famil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Violence; Mental health; Regression analysis; Students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屡屡被报道,成为社

会的关注热点,而各项报道中高职院校学生校园欺凌尤为突出^[1]。国内外研究发现,遭受校园欺凌学生极易发生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等内化问题行为,是校园欺凌事件中最大受害者^[2-3]。由于长期的亲子分离造成家庭结构不完整,使留守学生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父母关爱,其心理健康必然受到不良影响,易成为遭受校园欺凌的高发群体。留守学生指父母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18A278);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资助项目(XSP20YBZ187);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XJK18BTW012)。

【作者简介】 曾直(1982-),男,湖南吉首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生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 张天成 E-mail: jdzhangtiancheng@163.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03.014

一方或双方,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达到上学年龄的在校学生^[4-5]。湘西地区地处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武陵山区腹地,当地高职院校生源多来自周边农村的贫困家庭。为了解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笔者对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7 年 9—10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湘西地区的两市一州(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各抽取 1 所高职院校,每所学校以学制分层(5 年制高职、3 年制高职),从 2 个学制每个年级(一至三年级)各随机抽取 2 个教学班,共 36 个班。剔除有先天性疾病和身体障碍的学生。共纳入研究学生 1 328 名,回收有效问卷 1 241 份,问卷有效率 93.45%,其中男生 639 名,女生 602 名;农村学生 1 032 名,城镇学生 209 名;留守学生 555 名,非留守学生 686 名;5 年制高职学生 771 名,3 年制高职学生 470 名;一年级学生 579 名,二年级 391 名,三年级 271 名。年龄 14~24 岁,平均年龄(17.22±1.49)岁。

1.2 方法

参照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编制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问卷(研究高中、大学)^[6]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基本情况和学生遭受欺凌情况及健康相关行为两部分,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户籍、家庭情况等。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专家判断法,经 3 次修改。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再查法,2 次调查结果(前后间隔 14 d)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86($P < 0.01$)。现场调查员由本课题组成员担任,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员在班主任的配合下实施问卷调查,调查员宣读指导语,班主任组织发放问卷,填写过程中学生遇到疑问统一由调查员现场解答,调查采用匿名、独立填写问卷的方式,所有问卷由调查员当场统一回收,测试对象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次研究获得了吉首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160012)。

1.3 指标界定

依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 2005》^[6]中的指标界定,“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被索要财物”归为遭受身体欺凌,“被恶意取笑”“被威胁、恐吓”归为遭受语言欺凌,过去 30 d“被有意排斥、孤立集体活动之外”“因身体缺陷或长相被取笑”归类为遭受关系欺凌,过去 30 d“被开色情玩笑、做色情动作、不受欢迎性骚扰”归类为遭受性欺凌,选择“偶尔”和“经常”即被定义为遭受校园欺凌;吸烟指过去 30 d 内 ≥ 1 d 吸烟;饮酒指在过

去 30 d 内至少饮 1 杯酒;游戏成瘾指过去 7 d,平均每天玩电子游戏(包括手机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等) ≥ 4 h。留守学生指父母一方或双方离家外出务工半年以上^[7];5 年高职招生对象是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员,3 年高职招生对象是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核心家庭指和父母一起住,大家庭指和祖父母、父母一起住。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发生率。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

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总体报告率为 41.82%,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45.05%)高于非留守学生(39.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从遭受校园欺凌的类型来看,遭受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的报告率分别为 13.05%、36.66%、22.72%、21.11%,其中留守学生遭受语言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报告率高于非留守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1)。见表 1。

表 1 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身体欺凌	语言欺凌	关系欺凌	性欺凌	任意形式欺凌
留守	555	83(14.95)	227(40.90)	147(26.49)	127(22.88)	250(45.05)
非留守	686	79(11.52)	228(33.34)	135(19.68)	135(19.68)	269(39.21)
合计	1 241	162(13.05)	455(36.66)	282(22.72)	262(21.11)	519(41.82)
χ^2 值		3.20	7.76	8.10	1.89	4.29
P 值		0.07	< 0.01	< 0.01	0.17	0.04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2.2 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单因素分析

由表 2 可见,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在性别、生源地、学制、家庭类型、与父母亲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在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

2.3 高职院校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遭受校园欺凌(是=1,否=0)设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性别、生源地、学制、家庭类型、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父母关系好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生源地是农村、5 年高职、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P 值均 < 0.05)。见表 3。

表 2 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单因素分析

组别	统计值	留守学生		非留守学生	
		人数	受欺凌人数	人数	受欺凌人数
性别	男	287	116(40.42)	352	136(38.64)
	女	268	134(50.00)	334	133(39.82)
生源地	农村	431	203(47.10)	601	235(39.10)
	城镇	124	47(37.90)	85	34(40.00)
独生子女	是	91	38(41.76)	111	40(36.04)
	否	464	212(45.69)	575	229(38.83)
学制	5 年	330	174(52.73)	441	180(40.82)
	3 年	225	76(33.78)	245	89(36.33)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316	126(39.87)	373	140(37.53)
	大家庭 单亲/离异	118 121	60(50.85) 64(52.89)	179 134	69(38.55) 60(44.78)
与父亲关系	好	334	132(39.52)	442	153(34.62)
	一般 不好	199 22	107(53.77) 11(50.00)	209 35	100(47.85) 16(45.71)
与母亲关系	好	365	147(40.27)	480	167(34.79)
	一般 不好	172 18	92(53.49) 11(61.11)	178 28	88(49.44) 14(50.00)
父母关系	好	326	125(38.34)	432	159(36.81)
	一般 不好	180 49	97(53.89) 28(57.14)	190 64	87(45.79) 23(35.94)
吸烟	是	227	162(71.37)	228	142(62.28)
	否	328	88(26.83)	458	127(27.73)
饮酒	是	240	174(72.50)	237	148(62.45)
	否	315	76(24.13)	449	121(26.95)
游戏成瘾	是	168	131(77.89)	163	116(71.17)
	否	387	119(30.75)	523	153(29.25)
	χ^2 值				
	P 值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表 3 高职院校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 = 555)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OR 值 95%CI)
性别					1.00
女	-0.59	0.28	6.74	0.01	0.55(0.36-0.87)
生源地					1.00
城镇	0.66	0.24	5.79	0.02	1.93(1.13-3.30)
农村					1.00
学制					1.00
3 年	0.95	0.27	16.04	0.00	2.57(1.62-4.09)
5 年					1.00
父母关系					1.00
不好	-0.76	0.31	6.04	0.01	0.47(0.25-0.88)
一般	-0.13	0.33	0.16	0.69	0.88(0.46-1.66)
吸烟					1.00
否	0.92	0.28	11.12	0.00	2.51(1.46-4.31)
是					1.00
饮酒					1.00
否	1.37	0.26	27.70	0.00	3.95(2.37-6.95)
是					1.00
游戏成瘾					1.00
否	1.55	0.25	39.28	0.00	4.73(2.91-7.69)
是					1.00

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母亲关系好、与母关系一般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P 值均<0.05)。见表 4。

表 4 高职院校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 = 686)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OR 值 95%CI)
与母亲关系					1.00
不好	-0.92	0.37	6.32	0.01	0.40(0.20-0.82)
好					1.00
一般	-0.74	0.37	4.07	0.04	0.48(0.23-0.98)
吸烟					1.00
否	0.62	0.23	7.60	0.01	1.86(1.20-2.90)
是					1.00
饮酒					1.00
否	0.84	0.22	14.46	0.00	2.32(1.51-3.59)
是					1.00
游戏成瘾					1.00
否	1.34	0.21	39.51	0.00	3.81(2.51-5.78)
是					1.00

3 讨论

国内外调查发现,校园欺凌的普遍存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美国相关调查发现,有近 20% 的学生过去 12 个月至少遭受过一次校园欺凌^[8],而对英国 35 所学校调查结果显示有 21% 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9],杨继宇等^[10]对国内校园欺凌的 Meta 分析显示,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为 15.9%,夏志娟等^[11]对上海高职院校调查显示,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为 34.8%。本次调查结果为 41.82%,可见湘西地区高职院校欺凌行为不容乐观。各类欺凌行为中,学生遭受语言欺凌报告率最高,与国内^[12]的调查结果一致,提示语言欺凌作为传统的欺凌形式会间接导致的关系欺凌(散布谣言、孤立、忽视等),甚至会引起直接的肢体冲突。

本次调查显示,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高于非留守学生,与国内^[7]相关调查结果一致。父母长期离家外出务工,缺乏与子女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与非留守学生相比更容易出现孤独、自卑、适应能力差等不良情绪,是遭受校园欺凌的高发群体。留守学生中女生更易遭受校园欺凌,有研究显示,留守学生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3]。对我国 2015—2017 年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梳理,发现就读于职业学校的女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14]。农村、5 年高职留守学生易遭受校园欺凌,与国内外调查结果相似^[15-16],可能与学生年龄较小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际关系,家庭经济地位低有关。完整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良好的亲子沟通与留守和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家庭成员间良好的情感互动能培养子女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17],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和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

2.4 高职院校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遭受校园欺凌(是 = 1,否 = 0)设为

正相关,与国内^[18]调查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为预防和减少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应从以下方面入手:(1)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校园内外的治安管理,定期在学校开展各种反校园欺凌的宣传活动,并设立学生校园欺凌热线,监督和帮助学校落实校园欺凌防范责任,为在校学生创建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2)学校要尽快开展校园欺凌法制宣传,以微信、微博等为主要手段,倡导学生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文明用语,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与体育课外拓展活动,重点关注留守学生的身心健康,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及时为遭受欺凌的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援助。(3)父母要主动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采用民主的交流方式,有意识地增强学生自信心,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人际交流方式。

本次研究存在不足:首先,本次调查属于横断面调查,不能完全证明学生遭受欺凌的因果关系;其次,缺少对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的调查;再者,没有进行对校园欺凌其他角色(如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等)的调查研究。针对以上不足,对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校园欺凌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参考文献

- [1] 李燕秋.校园欺凌研究综述[J].教育科学论坛,2016(14):68-71.
- [2] HOIT M K,VIVOLOKANTOR A M,POLANIN J R,et al,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J]. Pediatrics, 2015,135(2):496-509.
- [3] 闫丽,左霞云,楼超华,等.小年龄青少年被欺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3):322-326.
- [4] 周淑贞.加强河南农村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4):31-34.
- [5] 卢光莉,徐帅,陈超然.河南农村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35(1):68-70.
- [6] 季成叶.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 2005[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98,117,136,328.
- [7] 唐冬纯,蔡伟聪,李丽萍.广州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校园受欺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7):1050-1053.
- [8] HATZENBEHLERML,SCHWAB-REESE L,RANGPURWALA S I,et al.Associations between anti bullying policies and bullying in 25states[J].JAMA Pediatr,2015,169(10):e152411.
- [9] MUIJS D.Can schools reduce bul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behaviours[J].Br J Educ Psychol,2017,87(2):255-272.
- [10] 杨继宇,谢宇,瞿华礼,等.中国学生欺负相关行为报告率的 Meta 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11):1658-1662.
- [11] 夏志娟,张喆,袁媛.上海市大学生受欺负现状及与其与人际关系敏感度的关联[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8):1152-1154,1157.
- [12] 肖笛,徐大真.中职生校园欺凌现状及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7,38(35):54-58.
- [13] WEN M,LIN D H.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J]. Child Dev,2012,83(1):123-127.
- [14] 王祈然,王帅,王一杰.我国校园欺凌事件性别参与差异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8(10):47-53,69.
- [15] SEO H J,JUNG Y E,KIM M D,et al,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J]. Neuropsych Dis Treat,2017,13(1):2429-2435.
- [16] 杨孟思,彭畅,刘小群,等.湖南省校园欺凌现状及不同角色间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3):1-5.
- [17] 刘希童,王振,肖泽萍.自我注意对社交焦虑等精神障碍的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8,38(8):996,997-1000.
- [18] 王健,李春玫,谢飞,等.江西省高中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2):1814-1817.

收稿日期:2019-11-09;修回日期:2020-12-13

文献快报(3):女童月经初潮提前可能是童年期创伤经历精神病理症状风险的预警症状

生命早期应激(early life stress, ELA)增加精神病理症状风险,但发生机制尚不清楚。Colich 等提出 2 种 ELA 维度:威胁和剥夺,并试图探讨青春期发育加速在联结不同维度 ELA 与青少年精神病理症状发生风险关联中的作用。笔者基于美国国家共病调查——青少年补充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Adolescence Supplement, NCS-A),选取全国代表性的 4 937 名青少年女童,收集月经初潮年龄,评估内化、外化症状和进食障碍。同时通过儿童与父母访谈,收集 11 种 ELA,其中 6 种与威胁相关(躯体虐待、目睹家庭暴力、性骚扰、目睹或经历社区暴力、情感虐待),5 种与剥夺相关(躯体和社会心理忽视、经济不稳定、食物短缺、低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贫困)。结果表明威胁相关 ELA 可预测月经初潮年龄提前,而月经初潮年龄延迟与内外化症状发生风险降低相关($OR = 0.74 \sim 0.85$)。月经初潮年龄提前可解释威胁相关 ELA 与痛苦关联的 6.2%、与恐惧情绪关联的 16.3%以及外化症状关联的 2.9%。月经初潮提前可能是威胁相关的早期创伤经历致精神障碍风险的跨诊断通路。该研究结果提示青春期发育提前可视为一种预警指标,为临床和心理健康领域早期识别创伤暴露儿童未来精神障碍发生风险提供工具。

[来源:COLICH N L,PLATT J M,KEYES K M,et al.Earlier age at menarche as a transdiagnostic mechanism linking childhood trauma with multiple forms of psychopathology in adolescent girls[J]. Psychol Med, 2019: 1-9. DOI: 10.1017/S0033291719000953.编译:方姣,孙莹(审校).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合肥(230032)]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